

国家图书馆近现代名家手稿的收藏、保护与利用

陈红彦

摘要 中国国家图书馆对名家手稿的收藏起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已经形成规模,并拥有很好的社会影响。但因手稿自身的特点,其收藏、保护和利用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在几乎不再有作者以笔墨纸张完成创作的时代,如何进一步保存保护并利用好名家手稿成为当下必须思考的重要课题。本文回顾了中国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专藏的建设历程以及既往开展的保护研究工作等,并对近现代名家手稿的进一步收藏与利用提出思考建议。参考文献4。

关键词 国家图书馆 近现代名家手稿 收藏 保护 利用

Collection, Pre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elebrity Manuscripts in Modern Times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Chen Hongyan

Abstract: The collection of celebrity manuscripts by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NLC) started from the 1950s, and it has formed into large scale and exerted good social influence. However, due to the features of manuscripts themselves, there exist several issues in the collection, pre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se manuscripts. Especially, in the era that no writers compose with pen, ink and paper, how to further store, preserve and utilize celebrity manuscripts has become a key issue that needs considering currently.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ourse of special collection of celebrity manuscripts and research work on preservation that has been conducted already in NLC,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coll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elebrity manuscripts in modern times. 4 refs.

Keywords: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Celebrity Manuscripts in Modern Times; Collection; Preservation; Utilization

风云变幻的近现代中国,是产生杰出思想家、文艺家、科学家、军事家、政治家的时代,这些思想家、文艺家、科学家、军事家、政治家将人生阅历和深邃思考形诸笔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一段历史最真实的记录。这些手稿,对家人而言是前辈的手泽,是充满温情的亲人的回忆;对我国国家总书库——国家图书馆而言,是对中华文化辉煌历史的见证,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文化个性的鲜明体现,也是风云激荡的近现代中国的时代记忆。

走过110年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创设名家手稿文库,着力从各个渠道收集名家代表作,至今已收藏500多位近现代名家的5000多部手稿。近七十年来,几代国图人不

断丰富名家手稿文库的收藏,同时加以妥善保护、修复,致力于让后世能够共享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

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让珍贵的名家手稿永久地妥善保存,并让其在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中更充分地发挥作用,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1 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专藏概述

1.1 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文库的建立及发展

国家图书馆近现代名家手稿收藏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许广平先生、周丰一先生捐赠鲁迅手稿和王国维哲嗣王仲闻先生捐赠王国维手稿,揭开了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收藏的序幕,而

建成名家手稿文库则得益于冯仲云先生的决策。

1953年4月至1954年9月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期间,冯仲云先生委托冯宝琳先生创建名家手稿文库,并定位为名家代表作,由此国家图书馆手稿专藏、革命文献专藏建设正式启动。当时国家图书馆的名家手稿征集范围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著名军事家、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著名无党派人士、著名的革命烈士、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的学者、作家、教授(有选择地征集)、自然科学领域各门类的科学家(有选择地征集)、海外著名学者、历史名人。名家的代表作手稿是指具有史料价值的名家日记、书信,名家代表作的题辞本、题跋本,著名人物的老照片等。国家图书馆主要通过协调联系藏家,工作人员登门拜访动员捐献,名人、名人家属的捐赠、转让,出版机构捐赠等形式蒐集手稿,现今已增加市场采购的方式。

国家图书馆正式创设名家手稿文库后,手稿征集工作得到了社会知名人士的积极响应,闻一多、吴晗、郭沫若、巴金、郑振铎、梁启超、徐志摩、白寿彝、罗常培、张元济、阮章竞、冯友兰等名家的手稿陆续入藏。众多名家及其哲嗣把国家图书馆当作捐赠手稿的首选之地,他们把自己、亲人、老师的手稿放在国家总书库,并把这种捐赠看作是崇高的荣誉。

近20年来,随着作家书写方式的变化,手稿数量锐减,当代名家的手稿几乎不再出现,20年间续有收藏的依然为近现代名家手迹。增加数量较大的批次主要有2006—2007年国家图书馆将普通文献中的名家手稿调整到名家手稿库保管,其中包括袁世凯、周作人、叶德辉、王揖唐、王克敏、桥川时雄等的手稿墨迹,伦明、王树楠、李慈铭、邵章、冯汝玠、红豆馆主等人的文稿诗稿,李详(李审言)、萧一山、胡文楷、废名、吴承仕等学者的手稿;除书稿、文稿、诗稿、笔记外,还有非常珍贵的名人日记和墨宝,以及2004年《文献》刊物编辑部将所存85件名家手稿及1993年以前的全部档案移交,充实和丰富了名家手稿文库的馆藏。

1.2 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专藏的特点

国家图书馆的名家手稿文库专藏有其突出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2.1 名家代表作多,一些名家设有专藏

国家图书馆的手稿收藏悬格极高,简言之,须为名家代表作,如巴金的《家》《春》《秋》,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对手稿数量大且多为其代表作或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文献作者,如梁启超、王国维、鲁迅、郑振铎、巴金、傅雷等,设有其手稿专藏。通过这些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的手稿,我们可以一睹对近现代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品的原貌,亦可以从中感受这些名家足以垂范后世的涵养。

如曾经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梁启超(1873—1929),其手稿《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本是任教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时所编讲义,约撰于1923年冬至1925年春之间,生前未成完璧。该书详细研究了十七、十八、十九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史,阐释了学术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相互转化的原因,并从哲学和思想层面分析清代的学派、代表人物和典型作品,开创了学术史的新体例。

王国维(1877—1927)的《人间词话》为文学批评名著,作者融会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美学思想,论述词的艺术特征与创作方法,提出“境界说”。手稿约撰于1908年7月至9月间,书写于王国维之弟王国华的札记本上。正文共20页,扉页有王国维诗作《戏效季英作口号诗》6首,正文后有《静庵藏书目》15页。

1.2.2 时间跨度大,名家涉及领域广

在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积极活跃于政治舞台和思想前沿,以学术、文化救国。他们在各个领域辛勤耕耘,在改造传统文化、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如灿烂的群星照亮了中国的历史时空,亦映射着中华民族的现在与未来。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文学、传统文史学术、革命斗争、政治经济、科学、翻译、日记书信等各类手稿,为我们了解近现代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这些手稿也是今天的我们

近距离感知历史的桥梁。

名家手稿文库所收手稿自清末到近现代,偶有当代人物,时间跨度大,且涉及到各个重要领域的重要人物,其中的文学作品多与时代同步,是研究近现代专门史不可或缺的一手材料。如曹禺(1910—1996)的《北京人》,郭沫若(1892—1978)创作的五幕话剧《屈原》,丁玲(1904—1986)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1908—1979)创作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阮章竞(1914—2000)创作的长篇叙事诗《漳河水》,老舍(1899—1966)1951年创作的三幕六场话剧《龙须沟》等都是以文学创作的方式再现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而章太炎(1869—1936)的《馥书》、陈独秀(1879—1942)的《孔子与中国》、冯友兰(1885—1990)的《新世训》、朱自清(1898—1948)的《古诗十九首释》、吴晗(1909—1969)的《宋元璋传》、罗常培(1899—1958)的《语言与文化》皆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著作。同时,还有涉及革命斗争的文献,如沈雁冰(1896—1981,笔名茅盾)在1925年起草的一份罢工谈判文件《复工条件》、杨献珍(1896—1992)撰写的《党与阶级(群众)的关系》。此外,馆藏中的自然科学家手稿不仅涉及数理化等基础科学,而且涉及实际应用学科的许多领域,如桥梁学、植物学、药理学、土木建筑、地质学、地层学、本草学、生药学、农学、水利工程、天文学、微生物学、细菌学等。例如,詹天佑(1861—1919)的《川汉路信底函稿》、毕业论文《论大码头的起重机》(英文)及其日记、信稿,数学家苏步青的《K展空间的画法直射的推广》(英文),桥梁专家茅以升的《挡土墙土压力的两个经典理论中的基本问题》,植物化学家、药物学家赵承嘏的《关于几种中药的研究》,中国数学史奠基人之一李俨的《中国算学史》,建筑结构和工程振动方面著名学者杨先健的手稿等。

2001年之后,国家图书馆还通过拍卖购进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地质学家李四光、以及天文学家李珣、李鉴澄、陈道妣、张钰哲等多位科学家的手稿;近年一些名家的日记也有入藏,如清末民初政治活动家赵凤昌(1856—1938)所藏来往书札集

册、清季度支部大臣绍英(1861—1925)的日记;另外国家图书馆还收有马克思、恩格斯手迹。这些手泽与墨迹,既能体现作品原貌,又兼具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学术价值,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

1.2.3 存藏状况复杂

1.2.3.1 内容丰富

入藏的手稿文献不仅包括常见的作者手写原稿、誊清稿、修改稿、打印稿等,还包括名家日记、往来书信和家书、研究报告、笔记摘抄,或附有作者本人的证件证书、老照片、绘图、明信片等附件,内容十分丰富。

1.2.3.2 装帧形式多样

手稿文献的装帧形式多样,有的外观同善本古籍,采用线装、毛装、经折装、卷轴装等传统装帧形式;有的外观同普通图书,采用精装、平装等装订方式;有的直接记录在笔记本或稿纸上,或剪贴在记录本上;有的装裱在镜框里;有的采用订书钉或圆钉装订;还有的未加以装订直接为散页形式。

1.2.3.3 载体、书写材料不一

手稿文献在用纸上大多比较随意,且无一定之规。常见的手稿文献用纸有稿纸、信笺纸、宣纸、白纸、油纸、机制纸等,并且纸张的大小规格、颜色、花纹不一。书写工具有毛笔、铅笔、圆珠笔或钢笔,钢笔水还有碳素墨水、纯蓝墨水、红墨水的差异,另有复写本、双面书写本等。

1.2.3.4 破损状况复杂

手稿文献的纸张老化程度严重,多有纸张残破、边缘卷页、折痕、虫蛀、污渍、粘连、掉页、夹字、字迹漫漶、磨损等情况。加之过去的保存保护条件所限,大量的单页珍贵手稿都采用硫酸纸袋保存,装具种类也多有不适配的情况。加之纸张本身的质量问题,酸化、老化问题加剧,手稿的长期保存受到影响。

2 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专藏的修复、保护及利用

2.1 修复

拥有110年历史的国家图书馆,在京师图书

馆时期就配备了文献修复人员,纸本文献修复能力较强,在“赵城金藏”“敦煌遗书”“永乐大典”“西夏文献”“西域文书”等专项修复工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2008年6月,国家图书馆“装裱修复技艺·古籍修复技艺”被文化和旅游部(原文化部,下称“文旅部”)正式确认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籍修复技艺的国家级项目,修复人员杜伟生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籍修复技艺国家级传承人。2010年,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献修复组被文旅部命名为“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2013年,又被命名为“古籍修复技艺研习中心”;2014年,被中组部、中宣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科技部联合授予第五届“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称号,并同时拥有两位全国技术能手。在名家手稿文库运行的几十年间,国家图书馆科学修复了部分手稿,并给巴金手稿等重要手稿文献加装了档案盒和木匣,改善了储藏环境,同时积累了手稿修复的力量和经验。

2.2 保护

名家代表作品的手稿多是一笔一划写就,其本身就是国家和民族引以为傲的历史见证。但因为使用纸张普遍含酸,或墨水变质,且手稿传承过程中饱经沧桑,很多手稿出现了纸张脆化、墨迹褪变等现象。如何妥善地保护这些手稿,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国家图书馆针对名家手稿的保护开展了大量的探索与实践工作。首先,将名家手稿与甲骨、敦煌遗书等珍贵文献等同看待,提供最好的储藏环境。2001年3月,任继愈馆长还特别指示,对巴金先生用圆珠笔书写的手稿进行保护,为此,图书保护组采取多项保护措施,并专门制作无酸档案盒和红木书盒,改善其保护微环境。其次,图书保护组对馆藏文献进行检测,抽检藏品中的名家手稿^[1]。检测结果表明,馆藏名家手稿纸张的PH值平均为5.1,酸化较为严重,急需抢救,建议尽快开展脱酸^[2]。与此同时去污、加固、字迹恢复、装具制作等探索与实践也开展起来。另外,

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2008年古籍保护实验室开始筹建并于2010年建成。鉴于实验室在纸质文献保护策略及技术研究上的进步以及实验室人员的学历、专业更符合纸质文献保护的要求,实验室自2012至2017年针对名家手稿的保护开展了若干专题研究,且卓有成效。例如,实验室对鲁迅手稿等单页文献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使用的硫酸纸袋保存进行了检测分析,并基于当时条件下的优缺点,提出更换无酸纸袋的主张,并建议根据近现代手稿多采用机制纸的客观状况,尽早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其快速酸化老化^[3]。又如,实验室研究了塑料装具对纸质文献的适用性,经过实验认为,塑料装具用于纸质文物具有透明、阻隔能力强的优势,但选择不当反而会危害文物^[4]。再如,实验室对字迹材料颜色进行红外光谱研究,采用碳素墨水、纯黑墨水、纯红墨水、纯蓝墨水、圆珠笔和复写纸等六种字迹材料,检测了不同书写材料的老化情况。另外,实验室还对充氮封存、库房环境、装具材质、冷冻杀虫对纸张的影响等进行了研究。

2.3 整理、研究和利用

国家图书馆在保护好名家手稿的同时,也在最大限度地发挥文献的作用,当然在利用时充分考虑捐赠者的要求和藏品保存状况。一些手稿采用影印出版的方式提供给更多的人利用研究。国家图书馆藏有一百余部王国维著作手稿、日记和大量往还书信,《人间词话》多次出版,《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在2017年由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整理、中华书局出版,获中国出版协会“2017年度优秀古籍图书奖”二等奖。另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还影印出版了《赵凤昌藏札》《绍英日记》等获得好评的图书;2014年《鲁迅未刊翻译手稿》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鲁迅手稿近年也正在中宣部、文旅部的组织下逐步进行整理、出版,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还积极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鲁迅手稿全集》文献整理与研究”等工作。

阮章竞手稿的入藏、整理、利用可以说是手稿

研究利用的范例。1954年,阮章竞将《漳河水》手稿无偿赠予国家图书馆。1982年,他又撰写《漫忆咿呀学语时》(主要谈《漳河水》的创作经过)。这部作品的手稿于2002年由阮章竞之女阮援朝无偿捐赠给国家图书馆。在进一步了解了国家图书馆对名家手稿的相关工作,特别是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员工的专业素养后,2013年阮援朝女士再次无偿捐赠阮章竞先生《在太行山时期的一些材料》等笔记手稿资料共计87种184册/叶/件。阮援朝女士在无偿捐赠时提议,由国家图书馆、中山市(阮章竞家乡)中山图书馆和她本人一起开展馆藏阮章竞手稿全文影像数据库建设,建成后同时在国家图书馆、中山图书馆上线发布,并在合适的时候召开阮章竞专题小型研讨会,以使手稿资料产生更大影响,发挥更大作用。2017年阮援朝女士与中华书局有限公司合作,选取部分笔记出版《阮章竞太行山笔记四种》(影印本),在国家图书馆举行“国家图书馆阮章竞笔记手稿捐赠仪式暨中华书局《阮章竞太行山笔记四种》影印本首发式”,邀请嘉宾多是名家哲嗣,促成了新一轮的手稿及革命文献捐赠。

国家图书馆还通过展览等方式向社会公众介绍名家手迹、彰显名家贡献、弘扬名家精神。2001年,国家图书馆举办名家手稿展,展出90余位名家的手迹,开幕式上张元济先生的侄女张祥宝女士及罗常培先生的女儿罗慎仪女士将珍藏的手稿捐与国家图书馆。2014年,国家典籍博物馆建成并向观众开放,开馆大展之一即是名家手稿。至今,该展览仍在继续,只是展品时有更换。同时在一些纪念活动中也借机展出名家手迹,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名家的精神借此得以传承。2018年,为纪念为国家图书馆做出重大贡献的梁启超馆长,梁启超铜像落成,《梁启超手稿精粹》也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国家图书馆还根据一些名家手稿制作文创产品,让名家的精神走进生活,引领这个时代的后来者前行。

3 对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专藏征集、保护与利用的思考

3.1 加强手稿保护科学研究,以现代技术和修复技艺为手稿长期存藏保驾护航

国家图书馆应充分利用古籍保护实验室,对手稿的保存环境、酸化程度、老化机理等诸多方面进行科学检测和研究,探索出适合手稿保存保护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办法,减缓手稿的老化速度,这是国家图书馆的使命和责任。经过实验室近年的攻关,脱酸技术已经成熟,脱酸液也已经申报国家专利。国家图书馆应及时对名家手稿专藏进行脱酸处理,提升手稿的生命质量,延长其使用寿命;同时采用适配的装具和可行的办法对手稿进行最小干预原则下的有效修复,科学、规范地为手稿续命应是手稿保护的重点。

3.2 通过数字化、影印或整理出版等方式开展对手稿的再生性保护

国家图书馆应探索通过数字化、影印出版、整理出版等多种方式,加强对现有手稿专藏的再生性保护:在保证手稿安全的前提下,实施手稿数字化,完整留存一手材料,这样既可方便利用又能减小手迹自然衰变导致的不良后果;以影印出版方式保留手稿的原始状态;通过整理出版方式加强手稿内容的推广传播,在增加投入的基础上加快再生性保护进程。

3.3 开展深入、全方位、专题化研究

让手稿中的精神走得更远是捐赠者和保管者的心愿,也是社会文明发展的需要,如上文所述针对阮章竞手稿的全方位合作即出于这样的目的。当下,深入、全方位、专题化的研究应成为必需,采用新研究方法成为新研究成果产生的必备手段。将近年热度渐高的写本学研究方法和理念引入手稿研究领域,加强对书写方式、文字形态、纸墨质地的研究和对作者身体、感情、交游、社会背景的分析,适时开展知识库建设,让基础知识更坚实、知识关联更清晰、成果内容更扎实,提升研究水平。

3.4 为捐赠者提供贴心服务和更多尊重,促成更多手稿入藏国图

在手稿几成绝唱的时代,如何促成更多的手稿资料集中入藏于公藏机构是值得用心思考的问题。捐赠者所捐赠的不仅仅是一件文献,更是一份带着温度、带着情感的先人手泽。因此捐赠者需要的是一份尊重、一份告慰和一份回忆。

1954年3月,馆方派冯宝琳与梁氏亲属取得联系,得到梁令娴(思顺)、梁思成及其他梁氏家属支持,获得其慨然捐赠的全部手稿。梁启超长女梁令娴女士致本馆的赠书函如下:

先父手迹,得贵馆负责保存,十分欣兴。文稿三大箱在西单手帕胡同甲三十三号梁宅,请于下星期一日——四月十九日——上午前往搬取。我处有目录一份,其他墨迹也愿一并奉赠,请派人来。专此布覆,并致

敬礼! 梁令娴启

一九五四.四.十六.

这批著作手稿包括了收录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的全部文稿,也包括相当一批未入合集的稿件。为此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亲自签署了褒奖状,谢词如下:

梁令娴、梁思成先生以所藏梁启超先生饮冰室文稿三百九十三种计八千二百六十六页捐献国家,公诸人民,特予褒扬,此状。 部长:沈雁冰 一九五四年十月廿日

部长亲自签发褒奖状成为捐赠者的崇高荣誉,给予捐赠者尊重、荣誉、贴心服务,会促成后人做出将先贤手稿归属公藏机构的决定,从而为手稿的长期保存保护提供更好的条件。近年,考虑到捐赠者的情感需要,国家图书馆为捐赠者提供数字化影像或高仿复制品作为留念,得到了捐赠者的认同。在手稿难寻的当代,这或许就是国家

图书馆的手稿收藏还能延续不断的原因之一。

3.5 加强手稿入藏宣传

在近年的捐赠中,展览、新闻报道等形式已经成为重要的宣传渠道。通过报刊报道、展览宣传等了解相关事宜并决定捐赠的占了一定比例,此外还有媒体人热心襄助、居中联络而促成的捐赠。近年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写的“古籍善本掌故丛书”中有一册是有关名家手稿和革命文献的,一些人通过该书内容了解了名家手稿捐赠事宜;还有一些捐赠者是通过捐赠仪式了解了国家图书馆的手稿收藏,进而决定捐献所藏手稿。因此,用心的宣传是将有限的手稿资源收藏入馆的重要途径之一。

名人手稿是一个时代、一段历史最真实的记录,是我们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文化个性的鲜明体现,让后世能够共享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中华文化的辉煌留下历史的见证,这是造福子孙、功在千秋的伟大事业。对我们而言,从事具体的保存保护工作,这份责任虽沉重,但义不容辞。

参考文献

- 1 周崇润,李景仁.谈谈图书馆纸质文献的酸化与脱酸[J].图书馆界,2004(4):55-56,62.
- 2 李景仁,周崇润.谈谈名人手稿的保护[J].图书馆杂志,2003(6):40-42.
- 3 易晓辉,等.国家图书馆藏鲁迅手稿散页保存袋的材质安全性能研究[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6(2):111-115.
- 4 闫智培,等.用于保护纸质文物的塑料装具的性质和应用现状[J].材料导报,2017(S2):268-272.

(陈红彦 研究馆员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

收稿日期:2019-07-02